龍報

第一九七號

館址雲南路福昌里六百二十三號　電話六四二六〇號

今尸一張售洋二分四釐

定報價目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海月二角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費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廣告刊例
(新聞中)價面議(新聞中縫)分三格每期每格洋六元「封面」分三十格每期每格洋五元

地球老牌 麥精魚肝油
上海四馬路 五洲大藥房發行

美術照相 可打八折
本照相館所拍照相成績之佳早為海上各界仕女所稱道諸君如欲至本館照相者將此廣告剪下可打八折
館址霞飛路三七一號(在巴黎大戲院西首)
康生照相館啓

國民政府中央衛生試驗所化驗
肺癆肺病特效藥
三那星
肺病療治指導書及三那星實驗報告書函索奉贈
上海仁記路三十五號　美商愛世開洋行

補力多

純補美味滋補含補補肺療咳
補滋補全身幾力順氣祛痰
力改良體質幾力癆傷衰弱
淨多促進消化怪多均有效特
純淨每瓶二元二角含幾怪每瓶二元五角本埠中法藥房中西藥房及各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九福公司發行

雪齒牙膏
是愛國男兒的國貨
英文譯名雪雪白

上海孔雀化工社出品

陳姜記駁運號
本號專辦代客報關自備汽車運貨搬場小輪鐵駁及大小駁星出租如蒙惠顧無任歡迎取費從廉
上海仁記路三十五號
電話六二一八七號

中國搬場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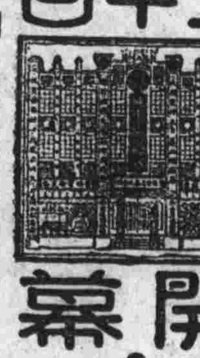
●龍時四元　●搬夫四名
●代拆代裝　●不另取費
電話
華界電話　閘北九六
總行福照路三〇〇三二
南行南陽橋六二二七七
北行虬江路四〇八八五

皮貨大王添設分號
天發祥皮貨局
粗細皮貨　萬象包羅　男女衣來　惟我獨多　賤售一月　幸勿錯過　貨價不合　退洋不訛
請注意天發祥的皮貨，是中外聞名，與本賤售，分號總局同時舉行特別優待贈送電筒，大放光明！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以皮貨送人，必使受者歡迎，可敦友誼，可增愛情。
本局開設十餘年來信譽卓著深承各界贊許復為皮貨界之大王因營業日盛招待時虞不週今特在寧波路河南路二馬路協記皮貨局全盤底貨三十餘萬暨全部生財就其原址設立分號而盤進之貨較之底地較本尤為便宜茲自二十日起會同總號同時舉行大賤賣以酬答惠顧諸君之雅意並加送精美電筒以資紀念而祝諸君前途光明良機難得尚祈惠顧早臨
要盤底貨 添設分號
大放盤
天發祥皮貨局
總號南京路口　分號

更新舞臺
三本 西遊記
准于元旦夜開演
劇情高尚　機關特別　綵景美麗　服裝全新　七時登場　諸請早臨

雀誕香生髮水

上海江西路六十三號
孔雀化工社
電話一七七六六號

上海法租界霞飛路呂班路口
新開徐重道國藥第九分號
國曆十二月十五日開幕

大廉價一個月
發兌
人參別直　補劑飲片　人參再造丸　配煎膏滋藥
白官燕　丸散膏丹　虎鹿龜驢膠　參燕百補膏
銀耳　各種藥酒　十全大補藥　健身補藥汁
接方送藥部　電話通信立刻派人前來接方本店即當回店配就即送上不取力錢
代客煎藥部　照方監煎藥力準確手續完備清潔穩妥取費極廉每帖一角
總號愛文義路泥城橋西　電話六一一三三號　三線轉接各部事室以及各分號

中央大旅社
為上海最偉大之旅社
電話六一七〇一至二
湖北路廣東路口

清香撲鼻　仕女爭購
每瓶一元二角半
雙妹牌白玫瑰
廣生行有限公司

龍社票房簡章

定名　本社定名為龍社票房

社址　西藏路愛多亞路口福昌里六百廿三號

宗旨　為公餘後作正當之消遣以提倡藝術研究劇學為宗旨

入社資格　須具有高尚人格及正當職業而有發起人一人之介紹方得入社

社費　分普通特別二種
普通者月費一元
特別者月費二元
基本者月費五元

本社、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起此簡章如有未盡善處得隨時增減修正之

本社電話為六四二六〇

社長　閻重樓　蔡鈞徒　啓

注意
任錫藩監製　胡宗理導演
金雞嶺
(又名火燒刀家莊)
張福康攝影　王飛娟主演
本月十日起在六馬路中央大戲院開映

本片主角王飛娟近影
錫藩影片公司出品

巴黎推拿室
法界霞飛路呂班路口三七二號
寶麗女士
(剪此廣告)(可打八折)

高等中國推拿室
法界霞飛路六百三十二號
即巴黎大戲院西首
王紅英女士

介紹名醫
廣西路先施公司後面亞洲醫院邱子宜醫士以精治外科蜚聲海上月經診治莫不霍然愈邱君醫術高明並備愛克司光人工太陽燈專治花柳包不開刀橫痃白濁下疳疥瘡各種皮膚一切雜症包醫包愈永無復發患病者祈注意焉
王曉籟　虞洽卿　袁履登　蔡鈞徒　何五良　何六良

三馬路大舞臺西首
蝴蝶
要漂亮的裝束　到蝴蝶去
要美麗的打扮　到蝴蝶去
蝴蝶新裝　出品快捷
特製內衣　式樣新美
禮服出租　特別從廉
定價公道　花色鮮艷
如蒙惠顧　毋任歡迎
電話六三八七七

南京路
同昌車行
新闢國貨車輛
三十三週紀念大減價無限現金大贈送
儲款購車部　信用存款部　普通社會交通　振興中國車業　存戶有享分紅之利益並贈送長期贈貨廉價券　介紹親友購用
開幕紀念期內
章加一以百戶為限加購各種應時精美贈品
詳章索函即奉

克倫醫院專治花柳毒症
創辦十有餘年 信用誠實可靠
院址在西藏路大東飯店對面

龍報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十三日 （星期三） （第二版）

重與讀者相見

（記者）

我們爲了遵從中央命令、實行政府與民間通力合作起見、毅然打破舊習、將廢曆新年應有刊停之舉、移到國曆新年的歲首來、與讀者小別十餘日、今天重與讀者相見、這其間的意義、我們以爲頗重大、本來報紙有先覺之人、指導社會之責、數十年來、新聞界甚爲國人所重視、從前新聞界襲於因循、沒有打破舊習的勇氣和決心、致民國元年所頒的正朔、遲至十九年、還未能實行、這與國家的尊榮、和政府的威信、頗有關係、民間以爲處於先覺之人指導社會的地位的新聞界、尙且重視廢曆、忽視國曆、廢曆停刊七天、國曆年祗停刊兩天、畸輕畸重、當然民間也循過去了、如今國內大小各報、一律在國曆年停刊、則無形中所以糾正民間舊觀念者、正非淺鮮、行見二三年後、民間對於廢曆年的觀念、也必能一律移到國曆上來、則廢曆自然就實行廢除了、今年國曆年停刊、仍是第一次、所以覺得有重大意義、而與往年停刊、祗動機於休息二字者大有天淵之別、不過在這十餘天中、因爲停刊的關係、讀者必有枯燥隔閡之感、對於時局和社會消息、不能明瞭、則我們自應於重相見之後、抖擻精神、智盡能索地給予讀者以相當的慰安、並且本報、自今而後、注重社會新聞、採取有興趣的資料、供給我龍讀者、每期的銅鋅版更加多添、題目的木刻、改用鉛字、將寶貴的篇幅經濟起來、多多容納新聞、而彌補枯從前燥隔閡的缺憾、

偉人執筆之不協調

（公鳴）

□指今年各報元旦刊

今年各大報的元旦刊上、照列的登着胡漢民戴傳賢劉廬隱這幾位黨國偉人的煌煌大文、彷彿中央政府、向人民自白、可是這幾位偉人於下筆之時、大概沒有交換過意見、所以有點兒不協調、歸納起來、雖祗數篇、却顯然有兩種胸襟和眼光、一是毫不隱諱的說老實話、一是不着邊際的講理論、若估其文價、則前者是人人所欲言而不敢言、自然是有價值的文字、後者則司空見慣、無足爲奇了、我可以摘出兩段來、比較觀之、說老實話的是戴傳賢先生、他那一篇「本年應做的建設工作」中有云、「民國建設已二十年、此二十年中、新建設之事業、幾於毫無可數、而民國以前所建設之事、亦幾破毀至於不可救、如京漢津浦兩鐵道、橋樑鐵軌枕木、朽敗不堪、招商局之輪船、亦破壞將盡、各有會議廳之建築、亦除舊諮局之外、二十年來無新建設、一念至此、令人既傷且懼、」這話何等嚴重、竟謂二十年毫無新建設、連民國以前的建設、亦幾破壞不可救、民國以前尙無專設之鐵道部、怎會弄得今不爲昔呢、若謂紬於錢、則首都第一美命美奐之鐵道部衙門、何以反有錢建築、誠令人不解、若謂爲軍事所阻礙、則自鐵道部成立以來、並非軍事繇亙不斷、何況軍人破壞、不過扣留車輛、絕無有毀及鐵路之鐵軌枕木者、招商局輪船破壞將盡、也很可異、我們試一翻閱歷任招商局總辦之宣傳、尤其是任總辦最久的趙鐵橋先生其公子所撰的行述、便知道戴先生的話、老實得過了分、此姑不談、我們再讀劉廬隱先生所做的今後國民革命進展的路綫一中之一段罷、「解決民生問題的方法、總理已有具體的計劃昭示我們、不過此種偉大的計劃、以我們目前的財力不足、不能全都同時並舉、所以我不得不依現有的財力、權其輕重緩急、分出步驟來實施、兩年以來、中央一貫的物質建設的方針、所以着重於水陸交通和電氣事業、即是爲此、現在已經着手準備的、各導淮、廣東治河、中山縣開港、都是水上交通事業進行的例證、其他若眞茹國際電台建築、常州電廠之整理、以至各省電氣事業之創辦、已有相當的成就」、戴先生說是毫無新建設、而劉先生却能舉出種種已有相當成就例證來、難道這許多新建設、戴先生沒有看嗎、或者戴先生的意思、是因較大者徒託空言、較小者不足謂爲新建設、所以下筆纔這樣相反罷、

世界大悲劇

（悲觀）

印度已有了數十年革命運動的歷史、其領袖甘地氏、含辛茹苦、數十年如一日、雖令人可敬、然而甘地欲達到成功的目的、則竟遙遙得很、却又令人可悲、誰知在上月底、甘地第四子德韋斯達甘地、因斷食制制六十日、身死獄中、年紀纔十七歲、就革命上價值言、眞是無可估計、爲世界一大悲劇、印人非常憤激、卽僑居各外國印人、一聞此耗、也無不震駭失措、神戶印僑特在某處集議、通過一悲壯之決議文曰、「吾人對於甘地氏之貴重犧牲、因英官場壓迫、爲祖國死於獄中、當永久紀念之、並使同志之死不終於無意義、當爲祖國之自由解放努力」、誠然、這些貴重的犧牲、纔十七歲、便有此犧牲的精神、不但印人應永久紀念、卽非印人也應一致欽敬、而予以同情、他這一死、不啻予全印度人民以猛烈興奮、一致爲祖國努力謀恢復、倘然能因此縮近成功的目的、則此時雖爲悲劇、又安知將來不成爲喜劇、全印人民在他的墓本前歡欣歌舞呢、願印人一致還在實際上努力、勿徒存悲壯之決議文、

紀陸鼎瑩

（公鳴）

□能戲極夥
□不愧名票

中華公報第四十八期、載有「陸氏一門皆擅京劇」新聞一則、言鼎揆鼎傳鼎康三人、記之極詳、對於鼎瑩則淡寫輕描、無由洙悉、嗚公與鼎瑩交稱知己、今乃一言鼎瑩、鼎瑩行三、現任科發藥房中之要職、能戲甚夥、而於賣馬放捉曹二進宮諸劇、演唱更見精彩、起販馬記中之李奇、尤覺生色、誠海上之名票也、

□想容由鈞徒介紹拜小培爲師（雲）

各報特刊之滄桑史

（徒黨）

在國民革命軍未北伐以前、上海的各大報、每逢陽歷元旦、都有特刊、由各報編者徵集各界名人的作品、當時北京政府的要人、很少有在元旦特刊上發表論文的、至多由各報自動刊登小像、北伐以後、上海入於黨國範圍、各報於元旦日雖也發行特刊、但實際上報館本身並不起勁、不像從前那樣的鈎心鬥角、自動徵集、要有一月以上的籌備時間、與同業競爭、現在則不過發表幾篇黨國偉人的作品、年年如此、已成爲刻版式、而且不但元旦如此、國慶日亦如此、談到國慶特刊、從前也比較的熱鬧多了、第一、各報都講究張數多、申新兩報出過十六張、另售要加價一角、其實也不過用廣告塞滿篇幅罷了、然而十六張報紙、除掉四張正報、特刊有十二張之多、所用的文字照片、到底不在少數、大都區分爲數欄、執筆者則多屬舉國屬望的名人或專家、更附以一年大事記、政界人物無一執筆、幾疑從前政界中人、都是不能執筆、或利祿薰心之輩、不但無人欽仰、抑且人人厭惡、和現在正成爲反比例、所以現在的國慶特刊、也與元旦特刊如出一轍、就祗是黨國偉人發表幾篇作品而已、大概總不外乎胡漢民戴傳賢□幾位先生、用不着報館本身費心思徵集、更用不着分欄記載、張數也自然減少、僅及從前之半、這也算得報界的一節滄桑史罷、再談讀者方面的歡迎程度、則從前時代、讀者不能預測內容、及既發行、其中的文字照片、又確有壯諸並作、五花八門之妙、執筆者也果然都是全國屬望、又高尙、又有學識的在野名流或專家、又因這一類的人很多、當未發行前、讀者更難測執筆者究爲那幾位、所以感到有興趣、又常常在十幾張特刊中、夾了幾張文藝作品、和當時著名小說家所作的小說、讀者尤不致有枯燥之感、現在則成爲刻版、可預測內容、卽每一文字的內容、也可預測、所論列者不過如此、便不免感覺着枯燥了、（因爲中國的讀報者、大都對於國家大事很漠然的、）而且張數少、報販子首先不高興、這也是中國的特殊情形、總之、從前每逢元旦或國慶日、報館編者第一個高興、報販子也高興、讀者更高興、現在都歸於冷淡、以爲不過是這麼一回事、倒是黨國偉人反多了一層忙、而黨國偉人的作品、又祗各做一篇、同日在各報登出、和從前各報自動徵集、各具面目的不同、只要看一份報就是了、這也是各報和讀者不高興的大原因、根本上各報無所謂競爭出風頭了、

梅蘭芳出洋問題

（藝員）

梅蘭芳再度出洋一事、言者殊衆、甚有謂梅在大舞台期滿後、至多返北平度過廢歷年關、藉以籌備、即行出洋者、實則梅固有此意、而能成行與否、則雖梅氏本人、亦不能斷言也、現在首都某大戲院、正與梅接洽登台、廣州某大戲院、亦在延聘中、據梅自述、此兩地大約皆能成議、至少首都之聘、必須應諾、是則上說已不攻自破、即便出洋實現、亦當俟諸首都演畢矣、鈞徒昨往訪之、詢其出洋之期、據梅謂、彼甚願出洋、而乃紬於資、遂不能果、此言似係笑談、然梅言時、其容色又若甚莊者、可異也、梅果無錢耶、殊屬疑問、惟梅末又言、彼雖紬於資、然再度出洋之舉、當必使之實現、記者又聞梅延清華大學女學生某、從之研究西文、此次並請其隨來滬瀆、同一寓所、朝夕研究、當卽爲出洋之準備、是梅氏出洋、短期內雖難成行、遲早終有成行之一日、則可斷言焉、

龍社社員

（一覽表）

以筆畫多寡爲次序

蕭英 羅汝霖 鍾啓英 嚴獨鶴 顧福鴻 錢立翚
錢在生 蔣劍侯 閻重樓 蔡鈞徒 鄭康年 劉獻卿
劉安曾 趙石君 董綺夢 薛仲皶 黃仲康 黃曾漫
程步堯 程松垚 高占非 高倩蘋 高贊臣 曹鐘禮
曹君敏 張夢熊 張百行 張佩德 許寶臨 傅蔭祥
陳剛叔 陳覺民 陳如陶 陳文卓 陳曼雲 陳夢蝶
范賢 陸鼎康 夏鵑魂 凌庸德 奚君平 姚鳴心
徐誠軒 徐培元 徐泩宅 徐興培 容威 胡石三
祝明遠 俞德章 吳國楨 吳寄梧 杭石君 周亞夫
杜進高 沈達 汪孝基 朱耐根 朱鳴非 朱淵波
李受祿 李九印 李雅堂 李少甫 宋文鎔 王慧珠

齊天聆歌誌

（記者）

余素不諳京戲、終歲爲報務所羈、歌台舞榭間、確少問津、但近來以友朋權研究皮簧頗力、引吭高歌、勝於借酒澆愁、且老友蔡鈞徒閻重樓兩君、於愛多亞路西藏路口福昌里六百二十三號內、有龍社票房之組織、記者亦追隨左右、力襄其成、社友如天罡侍者陳剛叔朱耐根朱雅南龔、皆係海上名票、望重一時、而杏仁燒大王凌庸德及旅館業聞人胡石三龔、亦在加入之列、其餘社友、均爲滬上各界之俊彥、頗負時譽者、他日社務之發展、定可預卜、一月十日、爲星期日、記者於編輯報務之暇、特往齊天舞台觀劇、是日日戲、爲票友假座表演劇藝、成績更有可觀、鈞徒交遊廣闊、對於該日演劇之票友、類皆時相往還之朋輩、故是日到場最早、捧之尤力、近日鈞徒自組織龍社票房後、每晚必在社習戲、日練珠簾寨梅龍鎮諸劇、頗見進步、浦東調已除去不少、是日記者到場較鈞徒稍遲、渦子者君之秦瓊賣馬、鍾啓英君之花田錯、悉無耳福消受、但據鈞徒語我云、渦君唱賣馬、行腔使調、做工及表情、實無暇可擊、而鍾君之花田錯、演來尤有聲有色、唱白已入爐火純青之境、說得我連呼錯過了錯過了不止、記者到場時、正鍾啓英劉安曾兩君之投軍別窰登場、鍾君起平貴、劉君扮寶川、演來頗見精彩、唱做方面、且能體貼劇情、尤爲難得、伶界中以演別窰而著聲海上者、首推麒麟童與王芸芳、然是日之鍾劉兩君、唱演是劇、實有過之而無不及、記者當時觀畢是劇、更令我生習唱別窰之念不已、鍾劉兩君、爲龍社社員、定當請鍾君做我義務教師也、至曉松女士之遊園驚夢、更爲節目中之佳劇、女士扮相之妙、竟無詞句以形容之、而演唱更合劇中人杜麗娘身份、若非老於劇藝、曷克臻此、聞女士爲北平名醫師龐敦敏夫人、卽海上名醫龐京周之弟婦、不日卽將北旋、會計師陳汝困夫人曼雲女士之思凡、演唱做、已脫去火氣、周非普通票友所能望其項背也、大軸戲爲陸鼎傳君之四郎探母、上場被困幽州思老母、常掛心頭、兩句引子、已博得全堂彩聲、西皮慢板楊延輝、坐宮院、自思自嘆三句、咬字之清、行腔之妙、叫天亦不過爾爾也、旋以館事之阻、曲未終卽悵悵而去、

（龍社票友鍾啓英劉安曾之別窰）

龔梅羹之不法行爲

（道家）

南匯五團有龔梅羹其人者、於清末民初之間、曾任地方公職、且曾一度供職沙田局、榮驕於鄉里間、煊赫一時、迨國軍底定大江南北、國民政府奠都金陵後、在青天白日旗幟之黨治下、土豪劣紳之被打倒者、在在皆是、龔亦因案被拘、判處徒刑、今春期滿開釋、亦屬罪有應得、但龔於數年前、曾向張姓抵借銀數千元、即以沙田局部照爲抵押品、現張姓因龔延不履約、乃控龔於南匯之縣政府、訴追清償、當判龔限期清償、不得藉詞推諉、豈知龔梅羹居心不良、意圖抵賴、復用其健訟伎倆、向高等法院抗告、結果、爲院方察出、以抗告人有憑照抵押於被抗告人、故遭駁斥、發還原判、現抵押之部照、係晋濟堂之公產、豈能以公濟私、傳聞龔抵押於張姓之部照、確爲龔在沙田局任內、將空白部照私填、地方公民、業已狀請縣政府清查、而龔梅羹之不法行爲、已遍傳南匯矣、

紅粉俠

武俠小說 （六十四） （南丁黃著）

第十一回 飛叉空碧三教同宗 舞劍迷紅諸君送別

好似幽溪漁夫的口音、南雄同了塵聽得、忙一齊立起、南雄先打個哈哈道、算你有本領、請進來坐吧、霞兒也趕忙站起、門啓處走進一個老頭兒來、正是幽溪漁夫、霞兒覺得來得突兀、忙問道、老丈、怎地也向這裏來呢、幽溪漁夫笑道、老漢自那一天、留了一條字條兒給你之後、本想去瞧一個朋友、可是在路上遇見了南雄道兄、又想省了你到平度去找顏秀、要兩柄鋼叉、恐腳程趕不及進城、在那廟內住宿、了塵又不認識你、萬一鬧出什麼岔子出來、不是兒戲、所以忙忙向南雄前來、果然不出老漢所料、你同了塵覺已動手了、虧得南雄道兄、先到一步、解除了誤會、不然、兩虎相鬥、必有一傷呢、

諧聯誌

（鼎康）

余友汪君傑銘、性素滑稽、而人頗和藹可親、故皆喜與之遊、前日、邵君文烱出一對聯、令汪君作和、彼不加思索、脫口而出、雖無一記之價值、而余覺意頗滑稽、爰藉龍報篇幅、濡筆記之、邵君謂、南政府、北政府、統一政府、汪君對、大公館、小公館、混合公館、

30189

頤和園

短篇小說 （天恨）

（版權歸頤和園主人凌庸德先生所有）

第一章 夜怨

只開了一盞五支光的綠色燈、愈顯得陰沈沈、何等淒涼、有時聽得婆娑的笑聲、又好像還是在譏刺她、更加難堪、好容易賓客全散了、楊清臣把外面一切都照應好了、兩位壽星也早已安寢了、這纔回到房裏、聽得床上無聲無息、總以爲綠珠已睡着了、近前喚了一聲、綠珠翻了一個身、望了望清臣、也不說什麼、清臣道、你怎麼沒有睡着、綠珠仍不回答、過了一會、纔道、時候不早、你也該睡了、清臣點點頭、然而他竟不睡、反離開床前、遠遠地在一張椅上坐下、心裏也是萬分不自在、雖然疲乏、却一點不思睡、

（未完）

吳陸方三大律師聯合組織律師團

（履莊）

年來海上律師之多、如過江之鯽、是亦未始非我國律界之好現象也、近聞有一大規模之律師團組織、而該律師等、均爲海上之甚有聲望者、現正在規劃進行中、而已定加入者、如吳經熊博士、吳博士係前臨時法院院長、對于法學頗多著作、大名已震聞全國、卽異邦人士、亦多有欽佩者、如陸鼎揆博士、亦任職律界有年、爲律界之老前輩、而其著作、又所擅長、且對于國文、頗爲精深、方淑伯博士亦爲律界有數人才、素爲滬人所推重者、該律師團、旣有律界之三巨頭、此後律界定有一番相當榮譽、而對於人權之保障、亦定有莫大扶助也、聞事務所擬設在北京路一百號鹽業銀行樓上云、

東吳彩排雜談

（龍套公）

月之三日、東吳俱樂部京劇部、假座會員張伯翠君之林蔭路一號私宅、舉行等一次彩排、記者於下午五時許前往、終場始行、茲就見聞所及、拉雜記之、記者非評劇專家、姑妄言之、姑妄聽之、非敢擅加臧否也、年來各社彩排及堂會、最使人注目之人物有二、一爲李祖虞律師、蓋李律師每喜立於台之右上角、觀衆未見演員、先覩律師、雖屬劇場大忌、李律師爲研討眞切起見、不之恤也、又一爲李之夫人、夫人平日長於社交、高談雄辯、中西並用、南北兼施、大有旁若無人之慨、是日忽偃旗息鼓、使會衆大感寂寞、未免減興、而李律師亦只立於台之中旁、對折矣、記者到場、正値張紹岳君珠簾寨嘩喇喇之時、三嘩喇喇江河日下、李克用老矣、不克用、演來巧合、出人意表、次爲聚餐、觀衆入席、爭先恐後、一桌上桌、八手齊舉、白飯出場你搶我奪、煞是好看、前曾有友詢及、二元一餐是否助賑、記者答以不然、今觀此景、恍如親莅災區、乃不能無嫌賑人自賑相去幾希、聚餐後、第一劇爲陸鼎傳君之坐宮、此公有串戲癖、坐宮一劇、大可過癮、宮主陳豔芳、身材扮相均可、唱做平淡、師不得其人耶、

（未完）

紀天罡侍者

（記者）

□名票名畫可稱三絕□

海上人士、莫不知有天罡侍者其人者、侍者、姓陳、名剛叔、爲唱孫派戲之名票、京滬平津、夙有盛譽、剛叔幼習書畫、今年登花甲、書畫尤工、如得其寸縑尺絹者、莫不以爲榮、於是侍者之名益隆、近以耽於藝事、心力交瘁、非與侍者有特別關係者、等閒不願多作書畫、旣作必工、故侍者有詩曰、畫不愜心寧一炬、不留餘孽在人間、足見侍者作畫之一斑、今張善孖大千昆仲力促侍者開一書展會、俾賞識侍者之書畫、而未有機緣者、得以覘侍者之作品、侍者應之、爰於前日起、至二十日止、在孟納拉路西興隆坊三四七號寓所、開陳剛叔個人書畫展覽會十天、凡愛好侍者之書畫者、盍往觀之、

□ □ □